

伊藤博文

欽命一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給示諭禁事據辦理上海一新書局職貢生周文治稟稱竊職於今夏創辦一新書局開設英界四馬路糾約通儒譯輯印售中東西各國教科讀本並實在經濟有用書籍以冀廣開風氣并承

湖北試用道黃道憲紹第札委辦理湖北洋務譯書局採購西書並刷印銷售各書事務嗣後一新書局自編自輯譯印出版各書日多一日以上海書肆林立難保無奸商影射圖利暗中翻刻稟求出示嚴禁如後一新書局自己編輯譯印不論何項書籍不准冒名翻刻并不准假翻印叢書爲名遷就取巧割裂剽襲攔入附刊庶絕混冒而杜弊竇等情並准

湖北洋務譯書局試用道咨請示禁等因各到道合行給示諭禁爲此示仰書賈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一新書局譯印各種書籍翻刻漁利致干查究切切特示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

示

目次

伊籐博文

其出身及——書生時代

始出政府——最初對外交

封建制度廢滅之議——鐵道布設之議

特命全權副使——去木戶而就大久保

入閣之初——內務卿

大隈退而伊籐進——調查憲法行歐

宮內卿(大臣)

遣清特派全權大使——天津條約

第一回伊籐內閣(上)——輕佻政治——歐風模倣

伊藤博文目次

伊藤內閣(下) || 反對政論之沸起 || 在職中之施爲

憲法 || 條約改正異議 || 貴族院議長

黑幕政治 || 優渥宸翰

第二回伊藤內閣(一) || 與議會之衝突

伊藤內閣(二) 對清始末 || 遼東還附

伊藤內閣(三) || 戰後之政略 || 與自由黨之結托

伊藤內閣(四) || 所謂戰後經營之失敗 || 內閣之瓦解

性行 || 所見一斑 || 總評

今世人物評傳叢書

日本民友社著

第三

伊藤博文

其出身——書生之時代

明治之柳澤甲斐守。伊藤博文之生涯。頗富於奇事。其傳記於讀者多足與興味。苟欲見其人如何。卽於茲可見有作傳之原因。

長州出身之老輩中。無有如氏之從卑賤起者。又無有如氏之際會於僥運者。今吾人順序說述。於第一叙其出身及彼書生之境涯。

伊藤俊介越智宿禰博文。長門人。以天保十二年。生於下關。其生父母不詳。(傳說曾在山口時質於人。然其實無知者。)年三四歲時長藩足輕(步卒)取伊藤十藏而養之。十藏素爲農



夫。出入於藩士桂小五郎家。爲執庭內灑掃等役。因受眷顧。乞爲養兒。托名同家爲學僕。旣而一時轉爲吉田松陰塾之小使。後更名云俊介。十藏雖微賤。然自備氣骨。見當時世上之形勢不穩。一藩之士氣漸動。雖當時爲其子然常思爲帶刀之身分出世。乃謀於桂。買田地而更名云伊藤。購足輕之株。是入伊藤藩籍之始。俊介性敏捷。好學藝。桂頗愛之。其赴江湖也。伴之。托橫濱在留之英人某。使留學英國。(文久年間)居凡二年。而與鄉人井上聞多共歸。其在橫濱也。會米佛英蘭四國。有攻擊馬關之舉動。英國艦長執篤哀爾二人。而致艦內。至馬關。與長藩用往復之使者。二人在西洋。披陳所見聞。說開國攘夷之利害。周旋甚勉力云。

馬關和議成後。二人屢於藩吏有所言。一日於藩廳對國老云。日本之一孤島。欲敵各國。恐到底難支。宜廢尊王攘夷。唱尊王開國之論。可披世界之地圖以說破之。乃彼等服其言。二人遂歸家。後被召自藩廳。二人欣然。竊有期其重用。時高杉晉作密告二人曰。藩廳之召喚。不爲登用。則必受處刑罰。宜速脫藩以逃匿。二人大驚。謝高杉厚意。卽夜脫走。旣而藩論一變。及俗黨

退。乃始歸藩。高杉深愛二人。屬入其隊中。使執事務。且關於其身上。而木戶準一郎（前桂小五郎）及山縣狂介有所囑。（山縣評傳參看）

始出政府——最初對外軟

無幾而維新之風雲起。遂歡迎此一書生。一躍而就彼顯職矣。方新政府設立之初。官制雖有創定。然各部尙苦乏其人。先進之士。唯舉其所知。如氏者乃依木戶之推薦。於明治元年一月廿七。被徵命爲外國事務局判事。是卽氏脫褐之始。尋轉爲大坂府判事。又移兵庫縣知事。當時之情況。人所欲知者。於橫濱居留地有刊行之雜誌。（第三十三編明治二年二月發行）載有左之一節（原文雜誌。承外國人之意。而日本人所記者也）。

神戶奉行有云。伊東俊助之人。以前遊學歐羅巴。通曉外國人之事者。卽此人。說外國好者卽此人。故外國人所見重者。亦卽此人也。丈夫志在四方。如此人之所言。殆有爲而然歟云。以是伊籐早信外國人。於此可知。其後廿六七年。在首相任時。如關於外交問題。解散議院。亦

云外國好當重視之。是卽此言之所起歟。

氏對外國之思想甚幼稚。共有天真爛熳可愛之處。相傳有一奇談。當時在日本之英國公使。百克司最振威力。人人所能記憶。伊藤俊介。陸奧陽之助。曾評曰。我之伊達公。與白克司。孰可爲豪歟。伊達公在外交官之上席。卽云伊達宗城。

封建制度廢滅之議——鐵道布設之議

時政府已陰然起誘導。各藩有奉還版籍之奏請。對此處分。非直一舉全廢封建。亦非更名義而卽止。朝議紛紛。久不一決。木戶準一郎。大久保一藏。亦躊躇於急劇之處置。及旣誘導旣奏請。就其處分朝議。亦不一決。不可不謂甚奇。然當時這般之事。又不止於一二也。

嚮時版籍奉還之議起也。氏熱心贊成之。及有列藩之奏請。氏卽與大隈八太郎。共主張急劇之改革。卽斷行列藩廢滅。以此爲機。論兵權與財權。宜收入中央政府。然氏等之說不行。唯更各藩主知事之名義而已。當時氏與大隈。及井上聞多。最親善。皆以改革論。被知於世。時雖或

不免有急躁突飛之評。然比於後之老朽時代。則其勇氣寧有可取也。既而在任。地兵庫縣所近接之一藩。(尼崎九鬼氏)本戶等。見廢藩之事。遂不可止。乃與閣僚議。而有所計畫。至四年七月。始出廢藩之令。氏在大阪得此報。直寄書在和歌山之陸奧宗光。書中有曰。

聞今日廢藩置縣之事出。頗屬於意外。快馬一鞭。速速上坂。其在此時。其在此時。

氏雖不與廢藩之議。然亦足表滿足之意可見。先是明治二年四月。氏轉會計官判事。七月官制改革之際。被任民部少輔。尋大隈兼任民部大輔。至不得不立其下風。而二人之間頗親密。如大隈評傳所記。時二人相謀。有建鐵道布設之議。時非之者多。反對論囂囂而起。氏見守舊論者之氣焰日熾。革進論者甚少。擬暫避反對論之銳鋒。乃以財政及銀行制度調查爲名。赴米國。時明治三年也。氏丁難局而逃。卽始自此時。雖然及鐵道垂成。二人亦同受獎賞。氏狃於受褒賞。亦始自此時。

此時井上馨爲大藏大輔。大振勢力。與民部省爭權限。遂以其意見。合併民部省於大藏省。此際氏已歸朝。轉陞工部大輔。當時因工部卿欠員。故氏有一省全權。及後爲參議入內閣。遂兼任工部卿。(六年十月)爾後經四年半之久。繼大久保。後轉任內務卿。此數年間。氏遂大養勢力。而不已。

特命全權副使——去木戶而就大久保

廢藩之事既行。內治之諸務。稍稍就緒。適際條約改正之期。先改正宜派特使。開陳日本政府之希望。且於各國政府諮詢其意見。且有視察各國文物制度之議起。岩倉則被命爲大使。氏等四人。被命爲副使。以明治四年末發途米國。其着桑港也。市民盛向應之。氏以英語演說。大。便派遣之由來。與本邦開進之景况。臨結末有云。今日本國旗。不復如封鎖帝國之封鎖。令文明國之記章。可以周迴世界。於是大得市民之喝采。遂得成而下壇。氏同行之交友中。有芳川。有福地。如於桑港有其他之風流談。吾人固厭記之。然縱不筆之。在知氏之性行者。想亦不難。

察知也。今世非英雄而能富於餘地。如氏者。殆稀有也。

大使着華盛頓。米國政府欲止其條約改正之預議。勸告不如着手改正談判。大使等然之。然爲彼欲得改正之委任狀。於是大久保伊籐兩副使。俄然歸朝。要求委任狀。然內閣員及外務卿副島大輔寺島。皆執前議而不動。以改使節派遣之目的爲不可。且僅米國肯諾改正。恐歐洲各國。不可期肯諾。而拒絕之。於是乎伊籐大窮。一旦竟欲約歸朝。謂不得委任狀對米國政府將留於米國。且對岩倉木戶等無何面目。乃與大久保共強求。陳哀願。副島憐之。始以委任狀交付。然改正談判不可試。又提出難題。令彼不得已以求中止。可知如公等外交之事尙未熟悉。苟一任之。則無論起如何事。亦難測也。乃添寺島遣往而事始定。數十日滯在後。兩副使再赴米國。

留華盛頓之岩倉木戶等。既開改正之豫議。留學生尾崎三良等從英國來。竭力主張中止論。又因在米之獨逸公使聞有最惠國之條約解說。木戶於是大悔悟再變意見。決定中止談判。

如最初之目的。唯止於作各國歷巡而已。

條約之改正如此。第一着既失敗。使節被撰擇之人。號稱俊傑。而彼稱爲政府中之有力者。其乏外交之智識與手腕竟如此。

洋行中木戶與伊藤之關係有生變更。今試以從來之經歷言之。初二人爲師弟。木戶爲先輩。伊藤爲後進。然伊藤隨年齡之進。而共進官位。頗有意氣自雄之概。及今回副使立於同等之地位。動有凌傲氣勢。遂至相反目。且不僅此也。木戶與大久保間亦生不和。伊藤自去木戶而就大久保。此時既有藩閥陰相軋轢之狀。

明治六年之征韓論。乃是從閣員各個之所見。或又假之以懷打破閥勢之意思。如江籐新平是也。江籐構事於外。企薩長打破長閥之權力。更藩閥政府爲國民的政府。是實彼年來之素志。偶偶有對韓問題起。以爲果遂其意。正不可失之好機。於是熱心唱導征韓論。同鄉人勸說同僚大隈云。薩人朴直而淡白。故其所爲。大概磊磊落落。不失公正。反之而如長人。卽伶俐有

陰險風。故其言行時。陷狡獪。或失於纖巧。輒露曖昧糝稜。不可捕捉者不少。想朴直淡泊之士。可共事。獨伶俐陰險之徒。往往傷人。賊天下之政治者。必長人。今飛揚跋扈於廟堂之上。以逞權勢者。適足釀國家之深憂而已。今若構事於外。不如援薩以打破長之權力。時大隈雖以其說爲不可。然後籐贊同之云。

江籐視薩人。尙有所不足。且過於稱揚。然視長人。恰能適中。後年長人之所爲。竟毫不出江籐所言。此時大隈不同意江籐之說。然八年後十四年之閣變。卽大隈欲實行江籐之所言。豈非失敗者耶。

入閣之初——內務卿

大使歷巡各國。殆二年歸朝。(明治六年九月)歸朝之際。因對韓問題。而有內閣之更迭。氏年三十二。始被任參議。兼工部卿。卽入閣。(十月廿五日)然有岩倉有大久保之日。氏毫不得振勢力。僅不過爲伴食之閣員而已。爾後臺灣之役。與支那之葛籐。有西南戰爭等重大事件。續

起。氏之事業有可觀者。一亦不有。唯明治八年一月。列大坂會議。與木戶大久保板垣。共談施政之方針。至東京。止有協查政體之一事而已。此年以四月十四日公布漸次興立憲政體之詔書。是卽胚胎於此。新聞報之激論誹謗政府之處置。爲氏所最忌。而於閣議屢有所言。八年六月有新聞條例。改定讒謗律之創定。大箝制言論之自由。

九年與太政大臣。及諸參議共巡回北海道。及東北地方。十年從鸞駕赴京都。平西南之亂而歸東京。以有功故。與大久保等同叙勳一等。賜旭日大綬章。十一年四月。開地方官會議。氏爲議長。內務卿大久保亦可爲其議長。工部卿伊藤富其任。蓋大久保自知短議長之任。讓之於伊藤云。

讓議長之任可也。讓內務卿之職。則可悲。此年五月十四日。大久保遭害。氏因而襲內務卿之任。兼議定官法制局長官如故。(明治七年大久保赴支那時。已兼攝內務卿之事務。木戶旣歿於前年。其他先輩亦早退罷。除三條岩倉之二大臣大隈大木之二參議。則氏實居閣員中。

之頭位也。其權勢日加。十三年頃。以皇居之門衛。不攜氏之門鑑。竟發怒氣以叱之。其張威亦可概見也。

明治十二年。以內務卿巡視東北地方。至仙臺時。訪林子平之墓。更建石碑。其文如左。

明治十二年己卯十一月。余奉命巡視奧羽。過仙臺。訪林子平墓。墓在荒徑野草之間。石巖而小。僅刻其姓名。字細苔蝕。殆不可辨。嗚呼。天明寬政之際。天下無事。上可恬熙。不復知海警爲何事。獨子平懷魁偉之資。察海外形勢。深究攻守之策。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諸書。其意在欲警醒天下之耳目。以謀綢繆於未雨。而廟堂不察。斥爲狂妄。禁錮終身。不得展其抱負。厥後時事一變。世之言海防者。紛紛而起。要皆不能出于子平之範圍。此所謂先天天下之憂而憂者。豈得不謂豪傑之士也哉。顧距其死未百年。而其墓既荒。可深慨也。余慕子平之爲人。措其湮沒。於是更樹貞石。勒以齊籐維馨所撰之傳。欲使其卓行偉節。表著於後世。亦發潛闡幽之意也。參議兼內務卿正四位勳一等伊籐博文記。

先天下之憂而樂者。卽爲此語。實可謂爲巧文令辭之人。當時之國勢。與今日之國勢。有幾許之差違。德川幕府之廟堂。與薩長幕府之廟堂。有幾許之差違。氏果得鑑別之與否。

十三年二月。有內閣之改制。氏專任參議。擔任內閣中之內務部。與會計部。（各部定主任參議三員。恰如各省長官上有置上長官之狀）內閣省卿行分離制。當未滿二年。以翌年十月復舊。氏一時兼任參事院議長。（新置）

大隈退而伊藤進——憲法調查行歐

時大隈之勢力。大伸張。依大隈伊藤二人之建議。而被設置農商務省卿。用大隈有親交之河野敏謙等。加之依國會開設之事。有殺藩閥勢力之企圖。見以長州出身者。輒爲排長策。大憤激與薩人謀。遂使大隈退職。先是各地政士。倦於藩閥之專政。爲國會開設之請願。伊藤井上等大反對之。旣而察勢之不可已。同意大隈之提議。然見武斷派之起憤怒而恐怖。又變說以卑怯。故歸事於大隈一人。聲其私擅之罪。遂至排黜之。

自有此閣變後。民間之政論。漸漸囂然。於此時自由黨之總理板垣。有歐洲漫遊之事。十五年其費爲政府所給。而成於伊籐之周旋。後籐聞之有所求伊籐。共上歐行之途。陸奧出獄之後。雖歷遊米歐。然（十七年）亦成於伊籐之周旋云。其於政略上用意。實可謂盡矣。

大隈退而進伊籐之原因。緣此時大木呈辭表。去內閣轉元老院。伊籐實占參議之首席。自是政府之事。多有待伊籐手成之狀。十四年十月。內閣更革。共關於國會開設之詔勅亦出。伊籐以政府無人。自欲博憲法起案之名譽。明治政府例。調查外國之制度。認爲第一之必要。乃伊籐自赴獨逸有所調查。以十五年三月發途。參事院議官補西園寺公望等九人隨行之。臨發途。太政官之書記官等十數人。於芝公園內之紅葉館。張送別宴。以巖谷某此行實重爲題。朗讀其期望之漢文。氏直起而演述答辭。其大意曰。

今至尊宵旰勵精以圖治。在翼戴之職者。責甚大也。任至重也。然不僅奉使命於海外之人。獨任之。卽在內參政之人。亦不可不仰體此意。且關此而與諸君有一言。世人目今日之政